

## 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27

## 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

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姥姥寄了十块钱,那时我的工资是二十一块钱。我知道姥姥太需要钱了。

十块钱,姥姥收到的欢喜堪比现在的十万。而对我来说,心里的抚慰远远超出了姥姥的喜悦,是十万的十万。

我太知道姥姥的穷了。

小时候村里来了货郎,不懂事的我能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。眼睛总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绳,偶尔也看一眼包着玻璃纸的糖豆。货郎走了我才回家。

每次姥姥都摸着我的头说:“等下次货郎来了,姥姥说啥也给俺小外甥买根红头绳。”

下次的下次姥姥也没买,姥姥一分钱也没有啊。

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说,需要钱我就给寄去。

“姥姥你为啥不说需要钱呀?”

姥姥每次都说:“在城里过日子,少一分钱也过不去一天。

在咱乡下没有一分钱也能过到年底。勤快勤快就能填饱肚子,挖筐小菜还能吃顿包子。你妈挣个钱多不易啊!”

那时候连买点灯油的钱都没有,太阳一落山姥姥就点起了月亮。没有月亮的夜晚,姥姥心里那盏灯就亮了,她会讲起许多神话故事,讲来讲去都是些善良的人最后得了个金元宝,凶狠的人最终穷困潦倒。我也常问,姥姥不也善良吗,怎么没有金元宝?姥姥说有啊,就是你呀。

很小的我也真想变成金元宝给姥姥花,让姥姥吃最好的饭,穿最漂亮的衣服,住最好的房子。这一切在我长大以后都实现了,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了。

我算挣钱比较早的那一拨,没挣过什么大钱,小钱却一直不断。我也是个存不住钱的人,有多少敢花多少,我总是相信我只要想挣钱,分分钟的事,从来没有对钱恐惧过。

姥姥总说那些老理儿:“吃不穷,穿不穷,打算不到要受穷。”

姥姥看着我大把地花钱总是心疼,穷怕了,总是担心以后的日子政策会变,再回到从前。我告诉她钱是挣出来的,不是省出来的,没挣过钱的姥姥永远弄不

清我说的这个“定律”。

三十多年前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拍《山菊花》,获得了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,奖金六百块。多大的一笔钱啊!我给姥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的小手表,那年我自己还只戴了一块上海牌大手表,这是我去济南上学时妈妈送我的。姥姥说什么也不要,“一个大门都不出的老太太戴个小洋表,叫人笑掉大牙”。

姥姥的内心是喜欢手表的,戴手表的女人是职业女性啊。小时候,姥姥常在我手腕上画一块儿表,出去玩疯了回来晚了,姥姥就指着手腕上那块“表”说,你没看看表都几点了?

姥姥的表一辈子就是太阳,看看太阳的角度就知道啥时候该做饭了。姥姥一生都没戴过表,可时间永远在她心里。

姥姥从二十年前就跟我来北京了,我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,给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。我自己还没有钻石的时候就给姥姥买了,我发着狠地给姥姥花钱。坐火车买软卧还要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单位介绍信的时候,

我就开始带着姥姥坐软卧。

这一切一切都因小时候的那根红头绳,那些难以忘记的穷日子。

姥姥终于给我买了,是用四个鸡蛋换的。

姥姥苦苦央求货郎,可人家不要鸡蛋:“大娘,我还得挑着担子走好几个村啊,这鸡蛋到家不都碎了吗?”

姥姥把生鸡蛋回家煮了再去央求人家,人家还是不要。“大娘,我这大男人哪能吃鸡蛋呢?不坐月子、不生病的吃了不白瞎了嘛!”

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,红头绳终于说回来了,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。现在想起这些还想掉眼泪,我就是这么着在姥姥的娇惯下长到六岁回青岛上的学。

以后每年的暑假我都回姥姥家,认字的我想着法儿给姥姥挣钱了。掉在地上的小苹果我捡一篮子,逢赶集的时候就在村头卖给过路的人。一分钱四个,一篮子一上午就卖完了。

那年月,村里谁都不敢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我这个城里来的小外甥是胆大妄为呀!我不管,一心只想让姥姥有钱花。等一大把“银子”交到姥姥手里,盐钱、灯油钱就都有了。



## 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  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,失声叫了起来——炸弹?!

没错,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,水壶形状的炸弹。此前,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,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:西装革履,背个“水壶”,拿个“饭盒”,在台下不动声色地看着,样子要多乖有多乖。

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。他是朝鲜人,名叫尹奉吉,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“太洛太”(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)骨干成员。那个“水壶”和“饭盒”都是他随身携带的“象形炸弹”。

在此之前,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,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,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,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。另外,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,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,因为他的重点刺杀对象就是白川。

事实上,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。

早上8点,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。那时庆典还没开始,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。9点,阅兵式,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。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。10时30分,庆祝会。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,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。

## 乘军舰而来,躺棺材而去

11点,他一边转一边挤,看似漫不经心,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。就是这里了。现在,他点燃了一支香烟,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。11时40分,下雨,不光是六巨头,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做秀耍酷,冒着雨大唱国歌,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。

就在这一瞬间,尹奉吉扔掉烟头,图穷匕见。平日潜藏,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;临阵不慌,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;突然一击,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。杀手,真正的杀手。我说过,朝鲜人搞刺杀,那是有天赋的。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?

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,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,比谁更能淋雨呢,哪里能料到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横祸。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,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,来不及反应啊。
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。当然了,根据各人贡献不同,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。其中,白川最惨,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

200多块弹片,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,当然得完蛋。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,倒是蛮对仗的:乘军舰而来,躺棺材而去。当然话中有话,但都是事实,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飙。

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,裕仁天皇很过意不去,下旨追封白川为男爵,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,其中有“留取长相忆”云云。

白川“长相忆”了,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。野村成了独眼龙;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,成了瘸子;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;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,大概站的位置较偏,只受了点伤,没缺胳膊断腿,还算是一个完整人。

英雄刺客尹奉吉当场被捕,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。殉难的地方,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——金泽。

在一些书中,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:某事件“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”,“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”。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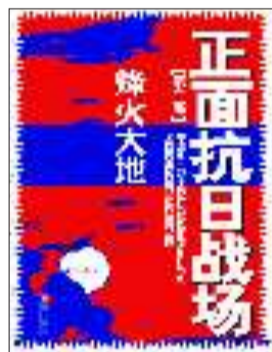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套用,但我认为,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,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。

刺杀和暗杀,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,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,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。

历史上有荆轲刺秦,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,把秦王给杀了,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?我看未必。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,起初也爱搞暗杀,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(只是技术不够好,被抓住了),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,还是武昌首义。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、阿富汗,你搞肉弹那一套,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,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掉了几个?

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,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,灭了敌人威风,震慑了日本,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。长我方志气,这是肯定的;灭敌人威风,那也是有的。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,日本人才跟我们重启谈判,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。

15



## 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  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丧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13

## 麻总胆子够大的,什么神都敢请

“土豆怪”说:“你来这两天,肯定经常听人说起‘连锁销售’这个词,你知道连锁销售是怎么来的吗?”我摇摇头,他得意了:“我告诉你吧,所谓连锁销售,是在一八五九年,在哈佛大学,由两个犹太研究生发明的,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销售模式呢?就是用百分之二十的人际网络带动百分之八十的店铺销售,这模式好不好?我说你就明白了。这两位犹太研究生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大获成功,很快就成了美国巨富,你说它好不好?”

这段话说得煞有介事,我对此了解不多,不敢贸然反驳,“土豆怪”越发自豪:“连锁销售运行六七十之后,哈佛大学的两位犹太研究生又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销售模式:用百分之百的人际网络来销售产品,哥,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”我暗自思忖:怎么老是哈佛大学,老是犹太研究生,还老是两个,这也太巧了吧?我试探着回答:“是传销?”

他一竖大拇指:“哥真聪明,就是传销!所以说,销售模式分为三

个发展阶段:传统销售、连锁销售、传销。传统销售最低级,所以被连锁销售取代,而传销最高级,又取代了连锁销售。可在一九九〇年,我们国家犯了个大错误,越过连锁销售,直接引进了传销,可是我们的生产力水平、国民素质都跟不上啊,最后怎么样?”

他掰着手指头自问自答,“假货泛滥,偷税漏税,绑架勒索、打针吃药……最后国家没办法了,只好在一九九八年明令取缔,也就是在同一年,又花七亿元引进了另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销售模式,那是什么?就是我们现在干的连锁销售!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:“你等等,这东西怎么还要花钱引进?这七亿是付给谁的?”他一挥手:“这个不去管它,引进连锁销售之后……”

我打断他:“还是说清楚比较好,销售模式这东西,既不是生产设备,又不是专利技术,怎么还用花钱引进?只要发个批文,一堆人争着抢着干,怎么用花钱?而且这钱付给谁啊?这玩意儿又不能申请专利,谁敢收这个钱?”

这下把他问傻了,不过这小伙很机灵,用一个“虽然……但是”的转折句,一下子岔开了话题:“哥,你说的有一定道理,不过不全面,就像我刚才说的,我们国家引进连锁销售之后,先在政府机关内部试行了一年半,效果非常理想……”

我说对不起,我又有点疑问,你说“在政府机关试行”,不太可能吧?据我所知,政府机构里面全是公务人员,而销售是商业行为,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准经商,怎么可以在政府机关试行?

他愣住了,半天答不上来,我心想不能闹僵,赶紧给他找台阶下:“哦,我明白了,肯定是在政府直属企业里试行的。”他一拍大腿:“对!试行之后,效果非常理想,于是在广东和广西搞试点。”

我暗暗咂舌,心想这小子胆子够大的,为了这么点小事,他什么神都敢请。麻总没在意我的神色,越说越来劲,越说越激昂,言辞十分骇人:“二〇〇四年,凤凰卫视这样报道:在祖国的大陆上,正发生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,一所没

有围墙的大学,一个打造百万富翁的摇篮,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,他们在媒体的掩护下,忍辱负重,积极运作,默默构筑着祖国的经济长城。”

报道编得可笑至极,而且多处文理不通,一听就是假话,不过说来极有气势,麻总手舞足蹈,讲到激动处,胸口不停起伏,唾沫星子横飞,一副狐仙附体的模样。

我平日与媒体人交往很多,凭常识就知道这些话靠不住:媒体的职责是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事件,也许会有选择性地报道,但决不会公然遮蔽真相,更不会号称要给真相打掩护。不过这些话十分有效,大多数人读书,不看报,也不关心时事,似是而非地编造几句圣贤之言,伪造几条媒体报道,一定可以唬住很多人。

下午见的是一个东北小伙,嫂子的介绍风格与刘东如如一辙:“这是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出色的——张总!”张总个子很高,留了个周杰伦式的发型,大约二十岁出头的样子,嘴唇上刚长出稀稀拉拉的胡子。他自称小学没毕业,衣着倒很整齐,黑西装里穿了件很艳的紫色衬衫,看着像英国名牌登喜路,不过真正的登喜路有七个字母,张总的登喜路有九个。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

## 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  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